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张恨水的“冷清”与“热闹”

张艳丽

张恨水被老舍称为“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被学者范伯群誉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第一号人物”。他将西方小说技法与中国传统章回体相结合，借助报刊连载，成功开辟出通俗小说的产销之路，一时轰动文坛。

考察张恨水作品的传播历程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张恨水在国内家喻户晓，但在海外却相对冷清；单就其人在海外的情况看，则是研究多、译介少。缘何会出现这双重“冷清”与“热闹”？对其做一番爬梳或可发现些许端倪。

作品零星传播至海外

张恨水作品全译本有4种，最早的是《满城风雨》。日本军人山县初男出于政治宣传目的于1939年6月将其译成日文，更名为“支那的自画像”，由日本东京冈仓书房出版。1943年11月，日本译者饭家郎出于学术研究目的，将《啼笑因缘》译成日文，由生活社发行。1956年，日本汉学家常石茂将《白蛇传》译成日文，更名为《白夫人之恋》，由日本河出书房出版。1997年，威廉·莱尔将《平沪通车》译成英文，更名为“Shanghai Express”，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恨水作品的译介稍多，有英文版4种、日文版2种。1940年，张恨水的《大江东去》连载于香港《国民日报》，1942年出版单行本。1949年，张恨水在《新民报》发表《写作生涯回忆》说：“此书在美国听说有节译本，发表在报上。报，我未见之，是朋友告诉我的。”可算节译本英文版的一种。此外，香港还有《啼笑因缘》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部分译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谭耀辉博士翻译《巴山夜雨》的节选（他也节译过张恨水的散文集《水浒传人物论赞》）；1987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州立大学王晓薇博士论文中的译文。王晓薇的博士论文题为“Departure And Return—Chang Hen-shui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其中引用并英译了《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夜深沉》等小说的部分文字，也翻译了《写作生涯回忆》《我的生活和创作》中的部分内容，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日文译本有两种，都是相关研究者需要引用作品部分内容时所译，传播范围较小。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零星翻译了张恨水的作品。2004年，由张恨水小说《夜深沉》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分镜头剧本，被中国传媒大学鲁译译成英文出版，名为“The Long And Dark Night”。此外，翻译家张培基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4》2012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译作采用中英对照的方式向海外读者推介了

数十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其中张恨水的散文《81岁结婚》入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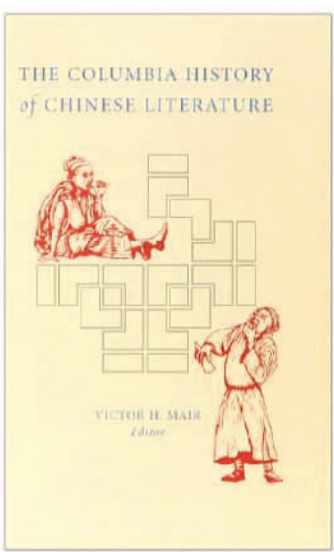
研究价值日益彰显

相比张恨水作品零星翻译的“冷清”，海外学术界对张恨水的研究更为“热闹”。在日、英、美、韩等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关注张恨水的学者，他们对张恨水的研究与评价有局限也有创新，大致有以下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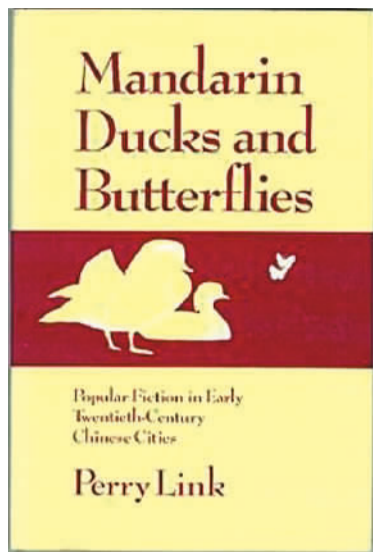
其一是以西方现代文学观为视角批评张恨水的作品，认为其属于鸳鸯蝴蝶派，创作手法传统、思想倾向守旧，此观点的代表当属美国学者夏志清。1961年，英语世界第一本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问世，作者夏志清并未将张恨水纳入考察视野。2013年，夏志清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写作此书时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的观念，而张恨水是老派的写法。与其观点相似的还有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提到张恨水时，顾彬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小说家，但他从来没有融入到现代性的社会和世界中去。他的写法还是非常传统。他有非常固化的道德观，对现代性几乎没有认识”。由于他们采取的视角是纯西方的，也就不可能对“在传统中改良”的张恨水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其二是从社会学、文学的角度看待张恨水小说，还原张恨水小说的社会背景，客观评价张恨水小说的价值。美国汉学家Perry Link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Perry Link对张恨水《啼笑因缘》的情节设置高度认可，并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价值，这是海外张恨水研究的一个进步。2001年，美国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出版，后风行西方汉学界。在该书第四编小说卷，编写者Philip F. C. Williams指出，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堪称20世纪最流行的三四部长篇小说之一”，他认为张恨水小说对上海读者的影响近似于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这一观点具有世界文学格局，颇有启发性。

其三是从现代中国城市的视角研究张恨水小说，考察张恨水的文化倾向。1996年，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出版，该书从城市文化想象角度研究张恨水小说中的北京空间构形及性别文化内涵，指出张恨水在对“北京形象”的构形中展示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而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取得了象征性胜利。故此，张英进认为，张恨水足以形成自己的文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

学流派，不宜被划入鸳鸯蝴蝶派，其观点颇具创见。

其四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张恨水小说，肯定他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影响。2005年，美国学者马克兰在《张恨水的中国通俗小说（1919-1949）》中认为，张恨水参与了整个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的历史进程，肯定了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及其对现代文学史作出的贡献，这一观点较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的张恨水研究有了根本的逆转。

总体而言，张恨水的海外学术研究经历了从上世纪单一的研究到21世纪的多元研究格局。虽然张恨水的知名度在海外远逊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巨匠，但其小说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情状，堪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对海外学界了解20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的整体风貌具有独特价值。这恐怕是张恨水的研究价值日益彰显的原因。

通俗文学海外译介待加强

从读者群体的规模看，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者赵晏彪说：“自张恨水先生始，才有了畅销文学。”他认为，张恨水的作品具有民族性、人民性和传播性，充分具备海外传播价值。

的确，张恨水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即使在作家去世的几十年后，其小说依然被改编成影视剧在大众文化中经久不衰。除《天河配》《落霞孤鹜》《美人恩》《大江东去》等12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外，自2003年同名电视剧《金粉世家》在央视热播后，张恨水小说出现了电视剧改编热潮。2004-2008年，《红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纸醉金迷》等大陆出品的电视剧都改编自张恨水的作品，并取得收视佳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作品不仅具有民族性、通俗性，也同时具有现代性、现实性。

◎新作评介

独立风标的自然文学写作

——读艾平散文集《隐于辽阔的时光》

姚广

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塑造出多位自然之子的形象。《在阿敦乌拉的天上》中，牧人孟和沙年轻时惊扰鹰，年长时怜悯鹰，暮年时住进楼房，开始思念草原、思念鹰；《你做的鞍子在说话》中，巴特儿原是一个牧马人，后来成为上班的养马驯马人，再后来成了草原上做马鞍子的手艺人，将马鞍子送给学校传承民族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塑造了草原新人的形象，通过人物角色和命运的多重变化，反映时代变迁。《游牧之地的你》一文中，女猎人放下猎枪变成挤牛奶的女牧民，奋力要回被破坏的草场进行退耕还牧。她思考着如何将狩猎文化转化成经济效益，带着儿子制作手工艺品，搞服饰表演。萨丽娃姐姐和艺人那顺乌日图从草原到城市，又最终决定回草原创业、保护草原。农牧大学毕业的斯仁道尔吉和娜莎接过父母亲的牧场，扎根草原、反哺家乡……作家始终有一个隐忧——年轻人离开草原后，草原文化谁来

继承？没有牧人的草原，还是真正的草原吗？艾平塑造的草原人物群像，带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气息和时代气息，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家深入自然既是对大地原乡的探访，也是对生命意义的探求，《隐于辽阔的时光》为我们呈现了难得一见的山野生灵，书写了一个与人密切相关的生灵群像。人们对那些动物发起救助行动，没有家野之分，没有族类之别，没有国界之限，体现了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

艾平站在城市和草原两个场域，审视地域和时代的关系，反观天地人心的大道，将地理风光、时代风貌、民族文化、人物形象、动物生灵等有机融合在作品中，通过生动感人、具有诗性和思考价值的细节，传达出天地人共筑的深沉与博大。作为一位不循规蹈矩的散文探索者，艾平以其富于创见的自然写作独立风标。

现实题材不唯网络文学独有，“诗史”杜甫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歌，光耀千古；现当代文学中，又有鲁迅、巴金、老舍等灿若星辰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那么，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创作优势在哪？我认为，离不开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紧跟时代。网络作家大多年轻，最早的一批网络作家是20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生人，最年轻的是“00后”。即使是年龄最大的网络作家，也只有50岁左右，其个人成长经历正好涵盖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因此可以说，网络作家正好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成长起来的一个群体。他们个人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时代变迁史。对于日新月异的发展、个人命运的转变，网络作家感受至深，也有无穷无尽的写作资源等待发掘。

二是积极向上。网络作家，受益于时代的发展以及网络的诞生，他们笔下的现实题材，多是写自己感同身受的时代主流。他们眼中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伟大时代，他们的作品是一个个充满活力的精彩世界。

三是感情真挚。唯有真挚的感情才能写出真实的文字，才能记录真实的时代。如果没有科技进步、没有网络的诞生，就没有网络作家群体的出现。因此，网络作家大多充满对时代的感恩，他们书写现实题材源自发自内心的冲动和表达欲望。

最好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源自作家亲身经历的变革，是时间的烙印在内心的沉淀，是无数人命运在时代大潮之下呈现的鲜活影像。我在创作以深圳为背景的现实题材小说《浩荡》时，力图以饱满的情感、生动的故事，写出人们眼中的时代。为此，我曾无数次往返北京与深圳，并在深圳住了半年。我感受着从建市之初、发展之初或是香港回归祖国之际，甚至是2010年后，来到深圳的“深圳人”在这个共同的梦想之地如何奋斗与拼搏。他们在见证奇迹的同时，又创造了奇迹。创作中，我在营造时代氛围、着力人物塑

◎百家谈

发挥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优势

何常在

造、抒发真情实感的同时，也注意突出现实题材的“网感”。

现在从事现实题材创作的网络作家越来越多，如何充分将可读性、趣味性和时代性紧密结合，写出有深度、广度和厚度的作品，是大家共同面对的课题。相信假以时日，网络作家中会出现更多书写现实题材的名家大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北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

勾勒施蛰存传奇人生

黄杨

施蛰存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即蜚声文坛，因《上元灯》《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小珍集》等作品被海内外学术界誉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中国现代派鼻祖”和“新感觉派大师”。

以往的施蛰存研究，多停留在对其小说的关注上，在传记研究方面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杨迎平近作《施蛰存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查阅历史资料，采访施蛰存亲人朋友，研读施蛰存小说、散文、诗歌、译作等，将传主漂泊孤寂的童年、初涉文坛的少年、开拓进取的青年、前卫现代的壮年、硕果累累的老年等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活动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较全面地勾勒出施蛰存的传奇人生。

阅读《施蛰存评传》可以发现，该书一是挖掘出诸多鲜为人知的一手资料，二是对施蛰存的历史地位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评价。

作者与施蛰存有长达17年的交往，掌握了很多一手资料。如施蛰存对20世纪30年代诗歌革命的策划与推动；施蛰存与冯雪峰的特殊交谊；施蛰存对青年作家穆时英的发现与推崇；施蛰存对朋友戴望舒的帮助与鞭策以及与他之间的友情和误会；施蛰存对当代“朦胧诗”的看法等。

书中还大量采纳了施蛰存与杨迎平本人的通信，如关于小说《魔道》，施蛰存在1992年1月15日信中说：“这一切幻想与现实的纠葛，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总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杨迎平作了研究《石秀》的文章后，施蛰存存在1992年3月7日的信中提议：“写一篇谈谈石秀的文章也好，不过我觉得你的题目太繁，我建议你改为‘石秀的表里’之类，



因为《水浒》中写的是石秀的‘表’，我写的是其‘里’，你看好不好？”

作者对施蛰存的评价，建立在对其文学创作、翻译工作和学术创见的深入研究之上。书中涉及施蛰存的现代派小说创作、外国文学翻译、唐诗宋词研究、主编《现代》与《词学》等内容，在史料挖掘之外具有较强学理性。通过一番考察，作者指出：施蛰存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他将中西文化与技法有效融入创作、翻译、编辑工作甚至是学术研究中，是一位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中西融合派。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学界对施蛰存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不足，施蛰存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现实主义的轨道，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学者钱谷融曾说：“施先生就是一个真率爱美的人。尽管周围向他投过来的大多是白眼，但他心中自有温暖。”乐观的心态、心中的温暖、对趣味与美的追求贯穿施蛰存一生，这在《施蛰存评传》中有诸多体现，作者力图呈现一个真率、鲜活、立体的施蛰存形象，让人们对这位百岁老人有一个感性、全面的认识。（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

讲述少年成长励志故事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近年来，“塑造坚强的精神品格”是儿童文学界的创作共识，在塑造富有力量时代新人形象方面，儿童文学作家们做出了积极探索。孙卫卫的《装进书包的秘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通过讲述新时代少年成长的励志故事，呈现主人公姜听棋从小男孩到小男子汉的精神蜕变。该书出版后受到业界和读者好评，先后入选中宣部“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项目等榜单，发行15万余册。近日，由文艺报社、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该书作品研讨会在北京、西安两地以线上加线下方式举行。

“孩子的成长决定了社会、国家、民族的未来。”评论家吴义勤表示，《装进书包的秘密》朴实清新、富于真情实感，在儿童的个性教育、美德教育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儿童正面形象塑造的优秀范本。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让读者从波折的人生中找到成长的勇气，找到向上的力量。”参会研讨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装进书包的秘密》是一本充满作者体温的小说，伴随着主人公成长的生活脚步，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普通人奋斗史徐徐展开，渗透着人性和人情的光辉与温暖。